

瘋了

(一)

晏如在法國留學已滿三年了，在她身上找不到一點法國的色彩和氣味，一般人總以爲：法國留學生，尤其是女的，在服飾方面。一定很講究；她們買字典的錢可以省，買衣料的錢却省不來；墨水瓶空了不要緊，香水瓶空了，非趕快添置一瓶不可，把晏如也歸納入她們的行列中，委實是不倫不類，晏如是不喜歡打扮的，脂粉這類東西，和她簡直沒有緣分。除非在隆冬時節，她感到口唇快要焦了，皮膚快要裂了，才到廉價部買一瓶小小的爆拆水來塗涂，如果婦女們都和她態度一致，不消說，一切專賣化粧品的商店早已關門大吉。表面上，現在的晏如和三年前的晏如兩

樣的是：鼻樑上添上一副玳瑁框的克羅克司眼鏡；那是爲着補助目力而戴的，倘有人引此爲她趨向於時髦的證據，那就冤枉她了。

在濟濟多士的巴都大學中，晏如雖然貌不動人，才不出衆，而欽佩她，愛慕她，甚至於爲她顛倒的正不乏人。說她的天資，却沒有什麼得天獨厚的地方，而她的勤修苦學，全校怕找不到第二個和她一樣。她每天用功儘在十二小時以上，睡眠時間頂多不過占六小時，她常發爲宏論：一個人，不一定需要休息的，而實際上，身體各部分同時休息爲不可能。如睡覺時，呼吸機關和消化機關仍然繼續不歇地工作，像這樣，死而後已。我們日常工作，比方說看書吧，看得眼睛夠累了，我們不妨繼續着做點別的事情，不大費目力的，如寫字，或繪圖，或閉着眼睛打腹稿，都可以。總之，我們光是用眼睛的時候，正是我們給予手部及其他部分以休息的機會；我們專門運用手部的時候，正是我們給予眼睛及其他部分以休息的機會；餘類推，只要我們把時間支配得恰到好處，我們就可以無所用其休息了，雖然我們運用體

內任何都分總要用腦是真，但腦之爲腦，壓根兒就沒有一刻兒的休息，人們睡了本來自己不算用它，但它會做夢，做出許多多不可思議的夢，結果可不是等於我們自己用腦一樣，或比我們有意的用腦更來得費力？所以人頂好能夠不睡眠。不過，在拒絕睡魔來纏繞的學術未發明以前，我們應得好好地利用我們有限的比黃金還貴重的光陰，不要讓牠平空地過去。這是晏如積年累月揣摩有得的理論。

這種理論的實行，不久，她感到自己有戴眼鏡的必要了；又不久，她感到自己有吃魚肝油的必要了。她還是我行我素的堅持下去。久而久之，她見勢不佳，才把已經縮短至一兩小時的睡眠時間，擴充至八時九時，她的健康才漸漸地恢復起來。

晏如研究的是哲學，她翻過相當的洋裝書和吃過了相當的麵包牛油以後，「都看透」的學位居然到手了，巴都大衆圖書館正有一個不上不下的位置空着在等她，圖書館主任阿刻教授三番兩次徵求她的同意，沒有得到她底肯定的答覆，同時，她接到上海母校至善大學楊校長的一封親筆信，邀她回國勤助教務，話說得很愜切而

動聽。這又是一件使晏如躊躇而未能滿志的事。家裏催她回去的信接二連三的寄來，她想起久別的年老的雙親，他們早晚在望她回去，如今可以回而不同，還等到什麼時候，經她的哲學化的腦子仔細地分析一下，終於下了最大的決心：回國去！

(一)

法國加蘭郵船剛駛進吳淞口，船上的乘客螞蟻出曝似的各人搬運着自己的腿走出甲板上。晏如換上一套白綢衣裙也踱上船面的走廊，憑眺久別的歐浦風光。船蠕蠕而動的靠近招商局北棧碼頭，兩岸的景物都站定不動。她記得去國時，送別的人正站在靠碼頭那邊，揚着巾，揮着帽，表示歡送和惜別之情。現在也有許多人站在那兒守候着，在人叢中，有各式各樣的手在招展着，那些手，等一會船上有人緊緊地把握住的。她底眼珠溜來溜去，那兒許多不同的臉孔沒有一個是她熟悉的，起程的前兩星期，她曾寫過一封快信給楊校長附着一口信給她的級友蕭雲，信裏雖